



桃灯小语

# 回归有尊严的艺术评论

□ 霜枫洒红

在分众分层与众声喧哗的环境中，无论是通过纸质的阅读还是视频的观看抑或置身现场，当下无疑有更多的机会让公众接触包括文学在内的各类艺术评论。

不过，对于艺术评论的一些现状无疑是让人“关注”的。例如当下批评家群体的职业化、商业化和小集团化。这种现状导致“批评话语权”集中到少数“权威”批评家手中，导致批评独立性的丧失。有研究者指出，通过小集团化的职业性活动，艺术批评成为艺术市场的一个功利色彩浓厚的零部件，甚至扮演了营销角色、广告角色。于是，公众不断地被各种“前所未有高度作品”的艺术神话信息轰炸，被置于一派“群星璀璨”的情境中。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近年来的新闻调查一再证实，公众对21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的强烈不满，对于艺术评论的各类“高度论”嗤之以鼻。可以说，操控批评话语权的人士并没有建立起公众对当下中国艺术的接受和认同，艺术批评在一定意义上出现“失效”。

美国文学批评家J·希尔斯·米勒曾经说，“文学批评家，像小说家或诗人一样，也是在进行着他自己的灵魂探险，虽然这种灵魂探险采取的是隐秘的或间接的形式。”也就是说，文艺批评真正需要的是一个人的精神投入和灵魂付出，要以追求真理的心态、勘测文学世界真相的虔诚，忘我地深入文学的前沿，认真感知、触摸当代作家的精神世界，分析不断变化的文学创作与艺术现象，为文学创

作、文学欣赏助力。

当代，分众分层加速，并带来文化、艺术、社会心理等方面诸多新情况，对文艺评论和文学理论研究都形成了新考验。尤其是与21世纪之前相比，文艺评论面临的形势和局面要复杂得多。伴随着国民高等教育水准提升、国民整体艺术素养提高，网络普及、文化传播加速，写作人群和阅读群体持续扩大，文学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角色发生了深刻变化。客观现实就是，公众参与文学生活与文艺评论的热情逐渐走高，对批评家和评论的要求同步升级。很显然，传统的内容分析方法已经无法适应公众需求，简单的作者分析难以赢得创作者认可，人云亦云的文章无法得到大众传播媒体的肯定。

学者孟繁华在《面对“新世纪文学”的心情》一文中说，“被赋予‘深刻意义’的文学在今天确实不会被人们特别关切了。因此，中国当下文学著作印数的下跌和批评家的无关紧要，就不应看做是个别的例子，它恰恰是全球性的共同问题。同样道理，即便文学昔日的地位无可挽回，那么，也诚如柄谷行人所说：文学还会展示它固有的力量。”孟繁华还说，“这些年来从事文学批评的心情是非常复杂的。这时我们才会感到语言的有限性，感到立场、情感支配下言说的词不达意。也许，这就是我们这代人的宿命吧。”与孟繁华的文艺评论的独立相比较，我们或许能更深刻地认识当下文艺评论领域的困窘。

学者洪子诚有篇文章叫《批评的尊

严》。“批评的尊严”就是“坚持某种目标和信念，通过‘抵抗’形成某种属于自己的独立方式，不断寻求对于‘事实’的接近”。而当下一一些文艺评论的致命症结恰恰就是丧失了批评的尊严，文艺批评者在评论活动中失落了评论的主体性。作为严肃的文艺评论家，不仅要拥有理性阐释艺术作品和推动文艺思潮的能力和思维方式，更要有坚持质询、纠正错误思潮的品质、勇气和能力。或如洪子诚所言，“当随声附和之声在空中到处飞舞，模糊并掩盖存在的裂缝、偏差、扭曲的时候。此时，揭发偏差、扭曲，就是坚持独立立场的清醒者所应承担的工作。”“不是将自己无保留地交付某种方向、立场、阵线”“而是确认自己当前所在的地点和自己的力量，然后一丝不苟地干该干的事，从中寻求前进的保证”。

无论公众怎么分众分层也无论环境怎么喧哗，文学艺术事业注定会滚滚向前，当下的文艺评论需要在修复甚至重建中确立自己的地位、功能，而不是继续失去“批评的尊严”。苏格拉底曾说，有尊严的批评是做牛虻的工作。别林斯基文学批评的基本原则和态度是，在其心目中没有任何作家是不可以批评的，也没有什么是不能够讨论的，无论其社会地位有多高、享有怎样的文学威望。回归艺术评论本身，回归“有尊严的批评”，这是当代中国文化和文艺发展的需求，其对于文学艺术、公众文化素养、全民文化自信提升等都是积极的建构力量。

## “合浪浪”：

## 多少人的生活合集



“合浪浪”，看到票面上这三个字，我还没反应过来，读几遍才晓得这是太原人口中的“巷子”。剧名儿都能抖个包袱的还有谁呢？嘿，多半跟柴氏兄弟分不开！

前些年央视随机采访“你幸福吗？”有位山西老乡贡献了名场面“我姓曾”，把这个梗艺术化的便是柴氏兄弟说的一段数来宝“你幸福吗？”“想幸福你得自己找，找到多少算多少，反正有福不在你起得早，尿尿还冲出个金元宝！”这种合辙押韵又具备“塞翁失马”风趣儿的段子是他们的特色，余音绕梁，越品越是那么有味儿。

不过数来宝也有短板，方言和时长都让人有意犹未尽之感。这次由他们太原的徒弟王灏玮编剧的“轻喜剧”，在时长上满足了观众的期待感，在情绪上也着实让观众释放了一把。

土生土长的大同人柴京海先生，这次饰演一位太原合浪浪里的修车、修鞋师傅许有福，他出场时有点暴力，气急败坏打儿子。这个形象太有时代特色了，只见他教训起来中气十足、面红耳赤，格外上头，那股冲劲儿扑面而来。此时拉架的邻居王大爷、李老师、儿媳梅梅和女儿许丽在他面前都有点儿怯。他为何这么大火儿，又这么倔呢？他不容易啊，老伴儿去世得早，小儿子不省心，二儿子也不消停，趁着改革开放的春风，要去厦门开山西菜馆儿，除此之外，长女没结婚，长子下岗了。“有福”这个名字，就像他说过的段子大同数来宝《你幸福吗？》中“如果吃亏是福，受罪是福，辛苦是福，困难是福，那我一天到晚净享福了！”可话又说回来，全民奔小康，穷人也能沾上光，合浪浪要拆迁了。有福却不高兴，他对老房子有感情，而拆迁负责人是他未来女婿刘成。老丈人看女婿横竖不顺眼，这里他抖的包袱博了一个满堂彩。

等到把儿女的事儿安顿住，他的黄昏恋也提上日程，在许有福86岁生日之时，离开家30多年的二儿子许亮带着妻女终于又回到太原要开闽南菜馆儿了，老了老了，有福的日子圆满了。“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有福就是“尿尿冲出个金元宝”，赶上时代发展的趟儿了。

这部剧编排丝滑，笑点也多，没什么注水情节。太原莲花落穿插也合扣，同时还加入了晋剧特色嗨嗨腔，可以说把太原这片儿地方的标志性文艺元素都囊括了，就像砂锅烩菜，喷香解饿，谁家都缺不了。当然槽点也有，比如金刚鹦鹉，现在是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做不了普通人家儿的宠物，而且鹦鹉不能住在圆笼子里，否则会抑郁扒光身上的毛儿。还有舔狗贾明星，他长得像小岳岳，戴假发的梗还可以更搞笑一些。

现在有些“轻喜剧”像毛血旺，热着行，冷了就腻歪了。难得的是热闹后再咂咂嘴儿，禁得住回味。比如李老师说他写的高雅诗，一本正经又阴阳怪气儿，总让我想起见过的一些“证书大师”；看公公在80年代攒了多少私房钱的儿媳儿，不就是业余会计的日常么？“自家的东西也算偷吗？”哪个小孩儿没这种疑惑？更不消说“舔狗舔狗，一无所有”的贾明星了，那是我们奋不顾身的青春……合浪浪许家是多少人寻常生活的合集。许有福的人生虽是场“假戏”，但饱含许多人生哲理。如果您也想知道许有福师傅的生活，咱们在合浪浪许家见！

马楠

## 主旋律作品更要有生活更要真实



由导演巴特尔执导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剧《香山叶正红》播出后，收视率居高不下，在巴特尔看来，在虚实之间创作主旋律作品，真实、创新、生活化是关键。

该剧以香山为切口，讲述了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后，毛主席带领中共中央从西柏坡入驻香山“进京赶考”，解放全中国、筹建新中国、搭建起新中国“四梁八柱”的故事。谈到《香山叶正红》，巴特尔表示这部剧展现了转折时期开天辟地的中国巨变，“永远走在赶考路上”是这部剧想要传递的主题。在巴特尔看来，这段历史是新中国诞生的历史，它是一个充满变化的历史阶段。看《香山叶正红》这部剧，老观众可以回顾那段历史，年轻观众可以认识这段历史，知道新中国的诞生多么不容易。

“我们这部剧的主题思想很明确，就是看中国共产党‘进京赶考’。这个‘赶考’考的是各个方面，包括中国共产党南下解放城市，要学习如何管理建设一座城市，这都是赶考的项目。无产阶级在建设新世界的同时，也是改造自己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这部剧的主题歌歌词写得很好：‘一生问卷

赶考人，一路答卷到如今’。”

该剧拍摄周期接近四个月，仅后期就做了整整一年。巴特尔认为，《香山叶正红》的创作难点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要严格表现真实的历史，但一些参考资料已经很难查阅到，为此主创团队咨询了数十位专家，在史实方面给予专业把控。另一方面，这部剧的人物非常多，全剧表现的是中国历史上变化最大的八个月，包括真实人物和虚构人物在内有近300个人物，可谓演员多、角色多。

在人物塑造上，巴特尔选择的方式是让领袖人物的形象生活化、常态化。“领袖不是神，但他绝不是普通人，他比普通人站得更高，看得更远。这部剧在人物动作和台词上都尽量生活化、常态化，这样才更加接地气。比如毛主席的形体动作，他有时候可能席地而坐，旁边有栏杆，他可能靠在栏杆上，有时候也会坐在桌子上，这样就很生活化，没有正襟危坐的拘谨感。”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剧的创作当然不能只写上层，也要写基层。在《香山叶正红》中，观众能看到毛主席的警卫员柳二勇、解放军团长姜莱阳以及一位南下的干部代表青年教师萧静娴等

几位普通人的故事。巴特尔表示，这些虚构人物其实也不是完全没有原型，他可能不是一个人的原型，而是很多人的形象合并起来的。“比如毛主席的警卫员有很多，我们就塑造了一个警卫员叫柳二勇，用这一个警卫员代表很多警卫战士的思想情操和他们的纪律要求。姜莱阳则是被派到前线英勇杀敌，通过他去展现解放军战士在渡江战役中的英雄行为和敌后侦察的智慧。”正是这些虚拟人物的故事和真实历史交错，生活化地表达进一步拉近了这个故事和观众的距离。

《香山叶正红》播出以来，得到了不少正面的反馈，巴特尔也很感慨，“红色主旋律作品不要去说教，不要说大话。如果我们尽可能客观、真实地反映历史，我相信年轻观众一样可以接受。主旋律作品的创作要从生活出发、从真实出发，选择的角度很重要。同样是一个历史事实，你从哪个角度来表现，用什么形式来表现，这是吸引观众的一个重要课题。重大革命历史题材作品不应该曲高和寡，也要不断创新，积极拥抱年轻人，走向大众。《香山叶正红》只是一个创作探索，后续作品我会朝这个方向继续努力。” 选自《学习强国》